

辨 条 喉 白

清·陈葆善 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



序

六氣感人。以燥證爲難明。燥氣發病。以白喉爲最險。險而難則病不擇醫。醫不識病。遘輒遭夭。死亡接踵。而生人之禍亟矣。其病則在於醫不讀書。與讀而未會其通。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生氣通天論均脫秋傷於燥一節。而秋燥之病變始隱。國朝嘉言喻氏。自南沈氏。始各以其獨得之見。著爲方論。吳氏鞠通融會其說。節以入書。於是燥證始略有門徑可循。然於白喉猶未之及。吾友陳栗菴院醫之良也。癸巳春闔門患白喉者四人。長女最劇。時就余與何君志石參議方劑。書中所定三炁降龍丹等皆新製驗方也。嗣以愛子不起。盡發院中藏書。窮究旨要。始悟白喉一證。悉屬燥火。因作訂正論一卷乞鑒定。余謂醫以切實適用爲要。不必惑於近人體例之說。可仍仿吳氏例。改爲條辨。刪削未果。會學堂開辦醫報。隨期課書。栗菴羸而善病。因囑女夫其高弟胡鑫就原稿詮次成書。隨報刊行。雖條僅十五。而綱舉目張。犁然各當。不僅爲白喉家正法眼藏。而一切喉科病變方法悉寓焉。三折肱。九折臂。不綦信歟。自來論秋燥者。無慮十數家。似以吳氏爲較長。然於義例則亦尙未周。其言曰。燥氣爲病。輕則爲燥。重則爲寒。化氣爲濕。復氣爲火。則實不根之言。窒而鮮通。夫天有六氣。而

火分君相。故經但言寒暑燥濕風五氣。應時布令。則爲平氣。本不爲病。其病者勝氣也。如燥氣盛行則擾動四氣。何言之。行於所生則氣感而爲濕。行其所生則氣洩而爲寒。行其所勝則氣化而爲風。行所不勝則氣伏而爲火。推之六氣。皆同斯例。蓋金勝則木受制而風證起。如內經所稱歲金太過。肝木受邪。兩脅滿且痛引少腹。及陽明司天。肝氣上從。掉振鼓慄。筋痿不能久立。丈夫癰疽等證。皆燥而化風也。卽吳氏亦有燥金司令。頭疼身寒熱。胸脇痛。甚則疝瘕痛者。桂枝柴胡各半湯加味主之文。乃於化氣。獨不知有風。是僅知六氣之當補燥氣。不及悟燥氣之尙能化風。顧指失臂。六氣終於不全。一間未達。則亦九仞之井類也。昔宋孫兆校正內經。正謬訛者六千餘字。增註義者二千餘條。而秋傷於濕。不復悟有脫簡。將貫穿錯綜會通。仍待之其人歟。嗚呼。斯道沉霾。垂四千年矣。秋燥之論。至本朝而始有定說。白喉之源。至吾院而始有專書。何其幸也。栗菴開悟邁其曹。醫院初創。首先畢業。書成遠近仿治。多所全活。因樂爲弁其簡端。遂縱論燥證傳變。徵特箴砭吳氏。使成全璧。且亦用以廣吾同院之意。使知燥氣明則六淫可推。六淫清則百病可治。僅秋燥白喉云乎哉。舉一反三。貴會其通。是在世之善讀是編者。時

光緒二十四年歲次著雍閏茂律中仲呂東甌陳虬志三書於天津紫竹林。

自序

白喉險症也。靈素以來。未詳著錄。國朝道光間湖南陳氏雨春始著白喉嚙證論。

見白喉捷

要常叙 其鄉人瀏陽張善吾紹脩本其意作白喉捷要。大旨言足三陰受病。傳之於肺。已失

白喉本來面目。而用藥又不出風火喉痺之範圍。與手太陰燥火了無關涉。鄭氏梅潤所

著重樓玉鑰。言此症或遇燥氣流行而發。用藥以清肺養陰爲主。頗爲中的。然語焉不

詳。得失參半。似未能洞徹源流者。

如既言或遇燥氣流行而發又言此症在少陰一經熱邪伏其間盜肺金之母氣云云用藥既以養陰清肺爲主又言只宜紫正散夫紫正散

之荊芥防風荊皮細辛與養陰清肺湯之冬地白芍丹皮桑葉冰炭何鄭氏竟相提並論也

光緒戊子京師是症大發。有耐脩子者。以戚串中多遭

其厄。悉心講求。託之神道。採二家之言。著白喉治法忌表抉微。選擇頗爲簡要。然

此君非素業歧黃之術者。於受病之源流經絡。用藥之色味氣性。茫無真知灼見。故語

多不根。尤不足以津逮後學。癸巳春余及二女一子於數日間次第傳染。

壬辰秋冬之交天久不雨燥氣盛行冬至

後大霜雪尋常潮濕冰厚寸許甌那地氣極暖不見此氣候者已六七十年至立春後雨水驟至是症輒大發聞那城醫者多以辛溫表散從事小兒遭厄者甚夥

長女以張氏法治之。幾至不

起。幸以大辛涼合甘鹹寒法日進三大劑獲效。

張氏所列無治之症十一條已居其八

次女少子遂悉用養陰法。

次女愈而少子夭。此中疑團。幾不可破。甲午秋季少女

時纔周歲

患伏暑病。身熱痙厥。痰

嗽而喘。投以清熱化痰。通絡息風劑。痙厥愈而諸症不減。至日晡時痰喘愈甚。與白

喉病將絕時形象。宛然無異。急用前方加入西洋參石膏大辛涼法與之。痰喘頓止。而身熱亦愈。始恍然於白喉病之標本傳變。從前醫治之或得或失。一一瞭如指掌。且深悉張氏鄭氏耐脩氏三先生之書。雖各有心得。實未能窮極源流也。於是潛心探索。彙集衆長。證以經誼。參以閱歷。遲之數年。作白喉訂正論一卷。呈政於蟄廬主講。主講曰。是論雖詳。然頭緒繁多。篇幅長冗。恐閱者未易貫徹。盍仿吳鞠通氏著溫病例爲白喉條辨。庶幾綱舉目張。作者既易於發明。閱者復易於尋繹。余曰。善。退而作條辨一十五條。稿既脫。因爲叙其大旨。雖當仁不讓。於張氏鄭氏耐脩氏三先生之言。間多指摘。然非三先生開先河之功。余亦安能遽集其成也。後有作者。倘能闡發微旨。匡茲不逮。豈特余與三先生之幸。抑天下生靈有厚望焉。光緒二十三年歲丁酉夏月。

目錄

辨病源第一	6	辨張氏無治之症第十四共十一條	26
辨經絡第二	7	辨耐修藥表并藥忌第十五	28
辨色第三	8		
辨脈第四	9		
辨手太陰本病症治第五	10		
辨手少陽標病第六	12		
辨手少陰標病第七	14		
辨三經標本併病第八	16		
辨救誤上第九	18		
辨救誤下第十	19		
辨善後第十一	21		
辨外治第十二	22		
辨禁忌第十三	24		

辨病源第一

陽明燥令司天之年。或秋冬之交。天久不雨。燥氣盛行。邪客於肺。伏而化火。至初春雨水驟至。春寒外加。夏至後發者更重少陽相火。不能遂其條達之機。遂挾少陰君火。循經絡而上與所伏之燥火。互相沖激。猝乘咽喉清竅而出。或發白塊。或白點。名曰白喉。互相傳染。大人易治。小兒難治。

時疫喉症。不外外感六淫爲病。六淫者卽經所謂風寒燥溼暑火六氣是也。歷攷古人喉科方論。言風火者固多。言寒溼者亦頗不乏。獨未有專言燥氣爲病者。蓋內經脫秋傷於燥一條。後人遂有燥氣不爲病之說。至沈自南喻嘉言始各有所得。各出方論。沈氏以化氣爲濕爲主。故立方偏於苦辛微溫。喻氏以復氣爲火爲主。故立方偏於辛涼甘寒。賴吳鞠通氏有燥氣爲病。輕則爲燥。重則爲寒。化氣爲濕。復氣爲火數語。而燥氣發病之理始著。後之治燥氣者。亦有門徑可入。

欲治白喉者非先讀沈喻吳三先生之書恐終無從下手

此症之發。必於燥氣盛行之年。且見症經脈傳變治法。無一不與燥火二字膾合。故知病屬燥氣無疑。

詳觀後辨自明

唯間多挾少陽相火少陰君火而發。不得不兼治耳。鄭氏梅潤雖言此症或遇燥氣流行而發。而支離龐雜。尙非真能探及源頭者。至張氏漫言火

熱。喉症屬火熱者比比皆是耐脩氏言肺之灼。由於胃之熱。胃之熱。實由於腸之寒。模糊影響。全無確見。更不足辨矣。大人小兒治法本同。何分難易。實以小兒在五六齡以內者。未識人事。看驗服藥。處處不能如法。故治之較難也。

辨經絡第二

素問陰陽別論篇曰。一陰一陽結謂之喉痺。一陰指少陰。一陽指少陽。少陽主相火。少陰主君火。故凡一切風火喉痺。莫不揭重二經主治。而白喉則獨以手太陰爲本。以二經爲標。蓋二經爲病。主風火。而太陰爲病。主燥氣。其有傳及他經者。皆非白喉本有之症。或因循不治。與治不得法。火毒蔓延。累及他經也。知其所在。以法治之。

張氏紹脩曰。此症當作足三陰受病傳至於肺。且引十二經脈足太陰之脈上膈挾咽連舌本散舌下。足少陰之脈循喉嚨挾舌本。足厥陰之脈循喉嚨之上入頰頰下絡舌本爲證。不知十二經之脈。除足太陽外。其餘十一經。皆內循喉嚨。不獨足三陰也。且既言足三陰受病。必有足三陰見症。今內經傷寒具在。可復按也。足厥陰爲肝。素問刺熱篇曰。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臥。身熱。熱爭則狂言及驚。脅滿疼。

手足躁。不得安臥。而傷寒論厥陰篇提綱。亦言厥陰之爲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則吐蛔。今白喉初起。有是候乎。足少陰爲腎。刺熱篇曰。腎熱病者。先腰痛胛痠。苦渴數飲。身熱。熱爭則項痛而強。胛寒且痠。足下熱。不欲言。其逆則頭痛員員澹澹然。而傷寒論足少陰篇提綱。亦言少陰之爲病。脈微細。但欲寐。今白喉初起。又有是候乎。足太陰爲脾。刺熱篇曰。脾熱病者。先頭重。頰痛煩心。顏青欲嘔。身熱。熱爭則腰痛不可用俯仰。腹滿泄。兩頰痛。而傷寒論足太陰篇提綱。亦言足太陰之爲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今白喉初起。又有是症乎。既無是症。其不得妄指爲足三陰明矣。唯刺熱篇肺熱病一條。所列之候。與白喉初起。一一脗合。詳下症治第一條而一陰一陽結爲喉痹。亦爲古來治喉家所自祖。聖訓昭然。不知徵引。反憑虛懸揣。以毫無關涉之足三陰當之。或泛言肺腎。或言胃熱腸寒。愈去愈遠。甚矣著書之難也。此症於初起時認明三經脈候。有無兼症。對病用藥。未有不應手奏效者。卽已誤治。傳及他經。亦須細心察驗。確知何經見症。治以何經之藥。未必不可斡旋也。

時疫喉病。喉間必紅腫。甚則紫。而此症則獨發白。或點或片或塊。色如雞膚。或發熱後數日始見。或頃刻滿喉。病勢雖有輕重之不同。其爲手太陰燥火則一。服藥後轉爲微黃色者。病將已也。其間有紅腫者。以挾少陽相火少陰君火也。紫則火勢劇而成毒矣。

張紹脩曰。此症熱症多。寒症少。善按果係時疫白喉必無寒症有以色白爲寒者。不知此症初發於

肺。肺屬金。其色白。爲五藏六府之華蓋。處至高之位。毒氣自下薰蒸而上。一語未確

肺病日深。故本色日著云云。恰與內經肺熱病者。色白而毛敗。又肺風之狀。色餅然白數語相發明。鄙意更有進者。肺色既白。而所傷之病又爲燥。燥氣屬金。金爲西方白虎。其色亦白。故他經熱喉病不發白。而此獨發白也。其間有紅紫者。則挾君相二火矣。

辨脈第四

白喉病初起。餘脈如平。但右寸微數而濡或沉數者。手太陰伏邪本病也。其浮數或緊者。挾有外感時邪也。左寸關動數者。少陽相火少陰君火并病也。洪滑者。火鬱而成痰也。延之日久。或經誤治。兩手脈滑數甚。按之搏指者。火勢劇也。洪大無力。按

之托或散大者。陰涸已極也。

張紹脩曰。凡病此者兩關及左尺脈多沉數而躁。其意專指足三陰受病而言。以余所驗。頗覺不然。唯不腫不紅。咽乾無痰。手太陰燥火自病者。右寸必微數而濇。紅腫且痛。初起卽痰涎多。挾有少陽少陰風火者。左寸關必動數。其他病脈。皆誤治後始見。初起時未必盡具也。

凡治內傷病。必先脈而後症。至六淫必脈症參合。方有把握。甚有舍脈從症者。

如伏脈與絕脈實難區別參之於症便易分曉

若專恃察脈。最易致誤。此實閱歷以來。屢試屢驗。非欺人也。

辨手太陰本病症治第五

白喉病初起。頭痛身寒熱。右寸脈微數而濇。咽燥無痰。喉間發白。或咳或不咳。或痛或不痛。但介介如梗狀。飲食如常。此手太陰肺經燥氣本病。加減喻氏清燥救肺湯主之。右寸脈浮惡風寒甚者。挾有外感時邪也。前方略加辛涼藥。如春則薄荷。夏則荷葉扁豆花之類。或已誤治。咽燥舌乾。甚或絳者。鄭氏養陰清肺湯亦可用。

素問刺熱篇曰。肺熱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苔黃。身熱。熱爭則喘咳。有上陶隱居。六經辨證。論此到咽乾發白。煩渴。身熱。惡風寒。發決

爲肺經本病。

主治：九氣喘時痰。

「白」

味苦性涼。有清無補。

他參如高麗東洋露黨及吉林多之類，斷不可用，恐其太補，肺氣痿喘立至也。

石膏色白氣辛味甘性寒。二味爲

清手太陰經燥火專門之藥。複以麥冬則清中有滋矣。臣以桑杏甘草。則辛寒而合苦

甘矣。與內經燥淫於內。治以辛寒。佐以苦甘語恰合。

此症往往遇外感時邪而發，有桑杏便無引邪入裡之弊，且性味清降較薄荷葉

等味尤爲易用。

至枇杷花露金汁不過佐使之藥。藉以清熱解毒。

且疎通經隧。不致留邪入

絡。遺患將來也。平素痰多。或服藥胃中覺寒。可加入萸貝橘枳等味者。以藥在對

病。既有是症。即可用是藥。古人方中往往大開大闢。寒熱溫涼並用。如仲師之大

青龍麻杏甘石等湯是也。

囊謂仲師二湯恰是治燥氣之祖方，蓋化氣爲濕，麻桂可以散之，復氣爲火，甘石可以清之，極爲合拍。如白喉病發於秋冬之交，重感外寒者，似可先用麻杏甘石一二劑，唯不可用青龍耳。

其仍用鄭氏養陰清肺湯者。以既經誤治。肺陰受傷。并及營血。非冬地丹芍

實難奏效。然鄙意須加入西洋參石膏本經藥。方爲至善。

此症輕者飲食如常。初無痛苦。稍延至旬日。而轉爲痰喘身熱者。若初起時妄用張

氏方之粉葛馬勃僵蠶等味。或以水磨等藥吹喉。未有不轉輕爲重者。余大小女恰犯

此弊。本春三月余友蔡拔萃逸仲曾患此。以婚期在邇。

約三五日之內。

頗著急。余曰無患也。

以此方略加減與之。日再服。二日內全痊。

加減喻氏清燥救肺湯

西洋參

宜入煎

生石膏

杵碎布包

大麥冬

去心開用

生粉草

切片

苦杏仁

去皮尖杵

冬桑葉

生用

枇杷葉

刷去毛生用露更佳

金銀花露

分沖

金汁

宜取真者分沖

右共九味。不務定分兩者。以病有輕重。宜臨時斟酌也。如法用清水煎二沸。去渣沖入花露金汁。分二次溫服。日再劑。甚則三。如平素痰溼重。或服藥數劑後。覺胃中微有寒意。勿怪。當守服。唯量加入婁貝枳橘半夏旋覆等味。

鄭梅澗先生養陰清肺湯

麥冬

一錢二分

湖丹皮

八分

生甘草

五分

貝母

八分

大生地

二錢

生白芍

八分

原註體虛加熟地或生熟並用。熱甚加連軀。去白芍。燥甚加天冬茯苓。按此味未妥如有內熱及發熱者。亦不必表藥。照前方治之。其熱自退。

辨手少陽標病第六

白喉病症如前。喉間紅腫而痛。甚則頸項亦腫。初起輒多痰涎。此太陰燥火挾有少陽相火也。白虎青龍湯主之。間用青黃散。不時吹入喉間。以消腫去涎。若輕者可用張氏神功辟邪散去葛根芍藥馬勃僵蠶。

此太陰燥火挾少陽相火爲病也。發白雖爲肺經伏火。亦往往挾少陽風熱而發。經言一陽之脈。本主手少陽三焦而言。獨本篇少氣善欬之條。王註謂通主膽及三焦。是三焦與膽同司相火。其病故每相牽涉。唯膽火之動。中必挾風。膽者寄位於肝。火熾而風未嘗不動也。此條正屬風火交煽。循經絡而上與外感時邪相搏。不得驟發。鬱於喉間而成紅腫。甚則連頸項亦腫。火熱上逼。其勢有升而無降。則痰涎遂從上行。此皆少陽標病。故治法須參苦泄。唯處處護防燥火。不致治標而碍本。方爲合度。白虎青龍湯以石膏爲君。仍重本病。佐以木通板藍。直降少陽。銀花連翹。善解上焦之結熱。蟬退桑葉。兼清風熱而下行。貝母降氣逆能消痰。冬地保肺液而潤燥。牛蒡泄少陽蘊釀之熱。青芩達三焦越上之邪。故二味皆在不忘。此爲少陽太陰通治法也。勢既陡發。痰腫則消腫豁痰吹喉之法。亦不可緩。唯不得輒加苦燥。若輕者風熱既淺。標病自輕。卽加減神功辟邪散。亦足中病。雖無石膏涼入本經。而冬地甘寒。已得潤燥。唯葛根溫升陽明。青葉酸斂厥陰。尋常溫熱。已在所忌。況燥氣贖鬱乎。馬勃殭蠶皆能助燥。故并去之。

白虎青龍湯

生石膏

木通

貝母 去心

桑葉 生用

連翹

牛蒡子 生用

板藍根

銀花

蟬退 去足

麥冬 去心

生地

鼠尾青苓

右藥十二味。清水煎。二服。日再劑。或三。太陰本病盛。少陽標症輕者。去黃芩牛蒡子。加西洋參。倍石膏地冬。標症獨盛者。以黃芩易龍膽草。痰涎壅盛者。仍用牛蒡子。或沖入鮮萊菔汁牛黃。減地冬加杏仁旋覆萸皮。

吹喉青黃散

飛青黛

西牛黃

老式大坭冰 少許新式者切不可用

西瓜霜

西月石

廉珠

右藥研極細。用竹管吹入。若咽燥者用上白蜜調敷。或鮮嫩側柏葉搗汁調亦可。燥甚者不得用吹喉法。

加減張氏神功辟邪散

生地

貝母

麥冬 去心

鼠尾青苓

連翹甲

木通

銀花

蟬退 去足

牛蒡子

生用

右藥九味。水五杯煎取三杯。分二次溫服。日再劑。

辨手少陰標病第七

白喉病症如前。初起心煩。舌根微硬尖絳者。此太陰燥火。挾有少陰君火也。朱白雙清散主之。輕者張氏神功辟邪散去葛根僵蠶黃芩馬勃蟬退青葉。加紫地丁竹葉生梔仁燈心草。

此太陰燥火挾少陰君火爲病也。心肺同居上焦。去喉嚨最近。肺金不肅。燥氣不行。首先犯心。心爲火臟。切近肺位。君火一沸。肺先受之。故尋常溫熱。最易傳變。況當燥火互相沖激耶。心煩者內熱自盛也。少陰之脈循喉嚨絡舌本。燥火熾而心營灼。故舌根微硬。甚則尖絳。朱白雙清散重瀉少陰獨勝之熱。與上條少陽標病對峙。蓋此二證。實白喉中最多之候。亟宜留意。上條以少陽立論。故黃芩龍膽。治法不忌苦泄。此條參重少陰。故黃柏木通。專藉苦降。連翹梔子。清包絡之內蘊。桑葉杏仁。宣肺金之結熱。元參瀉心火以清營。地丁解蘊釀之熱毒。二味尤爲少陰清熱涼血之要藥。唯處處不沒燥火本病。故二方皆以石膏爲君。而不出冬地。若輕者火勢既微。卽潤燥清熱。已中竅要。無事重用苦寒以助燥。卽神功辟邪散加減用之。

生石膏

黃柏

麥冬去心用

生梔子

生地

紫花地丁

連翹甲

木通

杏仁去皮尖杵

潤元參

桑葉

右藥十一味。水五杯。煎取三杯。分二次溫服。日再劑或三。若燥甚陰涸。急宜保液。加西洋參犀角。倍冬地元參。火勢劇喉腫且紫者。急加涼血解火毒之藥。如紫草丹皮金汁。痰涎壅盛者。加牛黃。或間用青黃散。

加減神功辟邪散

生地

連翹甲

牛蒡子生用杵

麥冬去心用

淡竹葉

木通

貝母

生梔子

紫花地丁

金銀花

燈芯草

右藥十味。水五杯。煎取三杯。瀝去渣。分二次溫服。日再劑。

辨三經標本併病第八

白喉病以上三經悉見者。隨證輕重。參用三經藥治之。若火毒盛極。喉間紫脹。甚則項背俱腫。危在頃刻者。急宜於紅腫處用刀針刺破。出惡血以殺其勢。或用吹喉法。

三經指太陰少陽少陰而言也。標本發病。各有輕重。隨證治之。法無不愈。然有三經併病。太陰少陽少陰之候俱見者。亦各視其勢之輕重。按法施治。若少陽標證獨